



前 茅

郭 沫 若 著

上 海

創 造 社 出 版 部

1928



創造社叢書

第二十二種

前 茅

郭沫若著

上 海

創造社出版部

1 9 2 8

前 茅

1928 1 15 付排

1928 2 10 初版

1—3000 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序 詩

這幾首詩或許未免粗暴，
這可以說是革命時代的萌芽。
這是我五六年前的聲音，
這是我五六年前的喊叫。

在當時是應者寥寥，
還聽着許多冷落的嘲笑。
但我現在可以大胆的宣言：
我的友人是已經不少。

(11, I, 1928)

目 次

前 茅 (序 詩)	1
黃 河 與 揚 子 江 對 話	1
留 別 日 本	12
上 海 的 清 晨	16
勵 失 業 的 友 人	18
力 的 追 求 者	19
朋 友 們 愴 聚 在 囚 牢 裏	21
愴 惱 的 葡 萄	23
歌 笑 在 富 兒 們 的 園 裏	25
黑 蟻 蟻 的 文 字 窟 中	27
我 們 在 赤 光 之 中 相 見	30
太 陽 沒 了	32
前 進 曲	35
暴 虎 辭	39
哀 時 古 調 九 首	49

黃河與揚子江對話

黃河與揚子江流貫了中華之後，同會於
黃海。

他們最近在黃海的中央彼此談起話來。

(黃) 揚兄弟，久違了呢。

(揚) 哦，黃兄，你也到了這兒嗎？我們真的久違了呢；我們自從崑崙山下一別後，你取道北邊，我取道南邊，我們沒想出在這兒再會。

(黃) 啊，說起來真痛心極了。你不知道住在北邊的人好苦。我自從通過了黃土之後，便帶了一身血水出來。他們這幾年來無一天不在流血。他們頭上頂着些甚麼“毒

菌”，更還有許多數不清的甚麼“菌隊”這些“毒菌”和“菌隊”無日無夜都在毒他們，他們的血液流得遍地都是；連我被他們的血液充滿了。啊，我真哀憐他們。

(揚) 唉，黃兄，南邊又不是一樣嗎？你看，我的一身不也是血液嗎？我流到四川的時候，還受過些人們的眼淚，他們的血液是被本身的“毒菌”和外來的“菌隊”吸完了，他們只剩得些清淡的眼淚在流。我流出四川來，洞庭湖送我一灘血水，鄱陽湖也送我一灘血水，沿途都是血水流來，我的一身都弄得血腥臭了。那些“菌隊”和“菌隊”們爲爭食人肉分贓不平，他們在人頭

上打起戰來真是厲害，死的人真是不少！你不看我帶了許多屍骸出來了嗎？

(黃) 唉，我才沒想出，“赤縣”的命名就是這樣的意義！我聽說，古時候這中國叫做“赤縣”。原來就是流血不斷的，一片被血染紅了的土地呀！中國的歷史是一部流血的歷史。自我看見他有歷史以來，他的血的确是沒有流斷過，他這“赤縣”的名稱真是適合呀！

(楊) 住在這中國的人民古時候也曾繁榮過一時。他們出過些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藝術家。這些人費盡了不少的心血在中國的歷史上開過一片鮮紅的花來；所以這一片的大陸才叫做“中華”，又才叫做“赤

縣”。可憐到了現在，花是凋謝了，只成了一片膿血的世界！可憐，可憐，可憐那一大族的人民才爲么魔的“毒菌”們所擾！我不知道他們有手有力，爲甚麼不把那頭上的細菌們掃去？

(黃) 我想來也是他們自己討得的。他們好像把他們古代的思想誤解了，或者是受了些囫圇吞外國的思想不能消化的毒。他們古人叫人“非戰”，這是叫人反對那不義的戰爭，他們竟連對於惡魔的義戰也要反對了。他們古人高唱過“愛的哲學”，這是只限於人類愛而言，他們竟把牠擴展到愛害蟲愛惡魔的上面去了。他們見了蛇是不敢打的，還有的把牠當成菩薩。他

們是蚊蚋蒼蠅臭蟲蚤虱的好朋友，他們是不想根本除絕這些好朋友的。他們的禾稼只好任蝗蟲糟蹋。他們生了病，只好向菩薩求憐……

(揚) 你還不曾知道，近來還出了一羣畸形兒。他們怕見流血，他們怕採取直接行動去驅除那些“毒菌”，他們竟向那“毒菌”求憐，希望牠生出些人心來呢！

(黃) 啊，他們的毒還沒有受夠！

(揚) 他們在人們頭上替“毒菌”做培養基。他們叫人們向“毒菌”去叩頭，求牠把“菌隊”減少一點，毒素減少一點。這些畸形兒真比那泥塑木雕的菩薩還要險惡：他們不知道把人們殺菌的力量減弱了多

少！他們這些畸形兒都是爲虎作倀的大害蟲，這是一定要除掉才行的！據我想來，他們人們要想多活些年辰，而且是幸福的年辰，要想自己的兒孫過些幸福的生活，他們是非大流血一次不可！他們硬要施行大手術犧牲一切和“毒菌”們作戰，硬要用劇烈的消毒藥把那“菌隊”們掃除得乾乾淨淨，然後才有希望！不消說一切姑息的手段，一切求神拜佛的行爲，一切求端工信符咒的迷信，都非掃盪不可！就是一切欺人騙人的偶像，談鬼話的男巫女巫，都要消毀得個乾乾淨淨，不許他們有一些兒的根蒂留存！黃兄，你覺得我的話怎麼樣？

(黃) 揚兄弟，你是不錯。我年紀老了，只是哀憐他們。你是比我年青得多，你能替他們想出個方法來解救。我看，我們兩個還是到人間去宣傳一下罷？

(揚) 這是當然的。我們現在也只好做到這一點。我們向他們宣傳，叫他們由內發作，叫他們取直接的自由行動。我們把他們的迷夢喚醒了，再看今後的世界如何。

他們把話談完了之後，合為一體；把一半的合體化為蒸氣飛向太空。

他們用間接的暗示來提醒人們。

他們用直接的聲舌來喚醒人們。

他們化成雪，化成雹，飛打下來；這是暗

示人們說：“你們快造些榴彈散來打在“毒菌”們的頭來！”

他們泛成浮雲，激成電光；這是暗示人們說：“你們快如陳涉吳廣一樣揭竿爲旗，叢祠篝火，直接和“毒菌”們作戰！”

他們又鼓盪出雷聲，直接喚醒人們：“動！直接行動！動……”

大風也在替他們聲援，放開喉嚨，在人們頭上叫道：“殺！殺！殺！……”

他們見人們不動又流起眼淚，降下滂沱大雨來哭醒他們。

不久之間人們總有自動的勢子要起了。

其餘的一半在浩莽莽的大黃海中，無日
無夜，鼓盪出一片澎湃的歌聲。

那歌聲沿着黃河揚子江而上，又順流而
下；

更沿着黃河揚子江的一切支流而上，又
順流而下；

就這樣，那澎湃的歌聲傳遍了中國：

“人們喲，醒！醒！醒！

你們非如北美獨立戰爭一樣，
自行獨立，拒稅抗糧；

你們非如法蘭西大革命一樣，
男女老幼各取直接行動，

把一大羣的路易十六弄到斷頭台

上；

你們非如俄羅斯無產專政一樣，
把一切的陳根舊蒂和盤推翻，
另外在人類史上吐放一片新光；
人們喲，中華大陸的人們喲！
你們是永遠沒有翻身的希望！

“人們喲，醒！醒！醒！

已往的美與法——是十八世紀的兩
大革命，

新興的俄與中——是二十世紀的兩
大革命。

二十世紀的中華民族大革命喲，
快起！起！起！

快在這二十世紀的世界舞台上別演
一場新劇！

人們喲，沒用永在淚谷之中歎歎！
你們把人權恢復了之後，
人類解放的使命，世界統一的使命，
要望你們二十世紀的兩個新星雙肩
並舉！

人們喲，起！起！起！”

(12, XII, 1922於日本)